

东江赋

聚云生雨，涌汤为泉。瀑悬乌麓壁，源自桠髻钵山。

集千溪而漾漾，汇万涧于湍湍。穿峒峡，绕渚湾，跃沟壑，漫礁滩，浩浩然摇波鼓浪；辞龙川，过河源，经惠州，抵东莞，欣欣兮浮筏载船。嗟乎，一泻千里展气势之雄迈，润泽万物助生灵之延绵，荡涤污秽葆川岳之净美，饮灌两利开兆民之笑颜。

一条母亲之河，哺育沧海桑田。巍巍兮峻峰秀谷，蔚蔚兮树海林渊，娇娇兮奇花异卉，翩翩兮鹤舞鹰旋。

汤汤沧浪之水，造化胜迹雄垣。龙川陀城衙老、越王山石如磐、河源恐龙石蛋、霍山丹崖赤岩、惠郡西湖潋滟、缚婺古国沉湮……泊头苏轼登岸，江楼豪赋宏篇；莞城虎门

怀古、观音山岫问禅、商贾林园观景，遗老山庄隐贤。

潺潺琼浆玉液，孕奉名品。

萃连：和平香菇、河源米粉、连平蜜桃、龙川鱼干；惠东土豆、矮陂丝米、福田菜心、龙门橘柑；厚街腊肠、长安益菜、虎门膏蟹、洗沙鱼丸……

一川东江水，港深生命源。岛临三面洋，供水时时难，曾经旱灾频，盼水望眼穿。噫乎哉，唇齿相依，情深似海，血浓于水，同胞驰援。中央援巨款，万人上一线，车拉人扛，手挖肩担，修大渠，建泵站，筑水库，设质检……滔滔兮甘霖入港，万民兮倾首欢。

饮罢东江水，还啖东江菜。客家菜肴靓，涵含东江餐。咸嫩盐焗鸡、豆腐酿馅鲜、肥美梅肉扣、滑爽黄金丸；

还有酿三宝、河鲜蒸烟煎、酱汁烧碌鹅、卤味大拼盘……

古今东江忆，浩史壮山川。

东江放排。竹木兮浩荡列阵，汉子兮气定神闲。俚歌撼山岳，排动碧浪翻，阿妹目送远，青峰依依牵，竹篙频频点，斩浪过长滩。

东江竞渡。端午龙船会，楚魂在人间。噫兮哉，两岸人潮涌，江中鼓锣喧，桡飞舟似箭；水影天光，赏鲤游戏青莲。礁崖崩痕，深藏着纤夫往事；码头履印，镌刻下墟镇华年。还记得村姑浣衣，杵声笑语随水溅；樵叟伐薪，斫响猿啸风传。昔悦牧童横笛，驱牛津草甸；今竊情踏青，吻醉河畔花坛。悠哉，探遗迹古渡觅踪，寻雅趣湖岛听蝉，抒幽情渔舟唱晚，期愿景波寥

……东江儿女众志成城，前赴后继泣地感天。

若乎，东江美天设地造，东江游徐开画帘。青山耸翠，绿水生烟。山嶙峋而藏峥嵘，水盈盈而兴碧涟。茵茵汀渚，翔集南鸥北雁；悠悠浦渡，放飞远棹轻帆。混沌初开，万朵红霞，映衬城郭垣厦；艳阳高照，一片金晖，点染原野桑田。春风骀荡，听云雀鸣岸边柳；水影天光，赏鲤游戏青莲。礁崖崩痕，深藏着纤夫往事；码头履印，镌刻下墟镇华年。还记得村姑浣衣，杵声笑语随水溅；樵叟伐薪，斫响猿啸风传。昔悦牧童横笛，驱牛津草甸；今竊情踏青，吻醉河畔花坛。悠哉，探遗迹古渡觅踪，寻雅趣湖岛听蝉，抒幽情渔舟唱晚，期愿景波寥

浪弦。

欣哉，东江如此壮美，喜煞几多俊贤。王安石临岸吟哦：东江水分洪，南润起夕烟。苏东坡盘石垂纶：岂知江海上，落英亦可餐。唐子西杖履阅湖：冷艳漫秋浦，寒光噪夜鹃。杨万里把盏醉怀：棹荡千重浪，放眸无限山……

噫嘻，泛舟西去，听不够桨声唉乃，看不尽锦绣山川。幽幽者阡陌纵横，葱葱兮垄亩毗连，欣欣哉市井繁庶，陶陶焉民众怡然。大桥横卧，天堑尚变通途；亭阁耸峙，滩涂已成公园。货轮启碇，承送城乡丰稔；游艇巡江，纵览丽郡芳妍。

噫嘻哉，橹帆动，任江风敞开胸臆；波涛涌，让清流荡涤心田；鹭鸟来，借羽翼清扫霉雨；渔唱起，伴歌声翘首江天。

如果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故乡，我最想那南山是我的故乡。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春天时，脑海中总是涌起这些诗意的句子。听说，很多地方都有“南山”，惠东则有大南山。闲暇时候，总爱来南山走一走，看一看兰花，再看看南山下石壁潭清澈见底的流水，瞬间便可以忘却烦忧，心胸开阔。春天来一场南山之旅，体验真正意义上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健康又有趣的户外活动。

来南山，总爱在田坑古城流连。也许，南山是因为有田坑古城，才增加了一种神秘色彩。来南山，看流水，看禾穗，看鹅卵石，领略一番路旁的风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从县城到南山约半小时，闲适间不消一会，田坑古城已翘首在望。一个半月形池塘静静地落在城门右侧，一条叮咚作响的小溪，仿若敲着时光的节奏，缓缓地从心田流过，时不时泛起的波光，一如它曾经的斑斓历史在村落中若隐若现。

田坑古城从明末始建，至清乾隆年间，形成了以“大夫祠”和“进士第”为代表的四合院，近400间房厅规模的建筑群。整个建筑由外围的房屋和城墙、望楼合围而建，只设一个城门出入。城内建筑坐落布局对称，如棋盘般有序，由鹅卵石铺成的巷道在房屋间交错。大夫宗祠和进士第分布在古城左半部分，民居则集中分布在古城的右半部分。建筑群四周筑起坚固的城墙，7个两至三层高的望楼坐落城墙之内，称为“七星伴月”。建筑群的建筑风格多样，镬耳山墙是广府风格，大部分木雕石雕是潮汕风格，整体布局则是客家风格。墙基、门框、石阶用红砂岩夯筑，带有明显的明代建筑印记。

从门楼大门跨入，纵横交错的城内巷道给人带来“庭院深深深几许”的视觉冲击。田坑村原是一大片较为平坦的丘陵地，散落居住着马氏子孙。明末清初，陈氏迁入，繁衍兴盛，逐渐成为田坑的大姓。田坑城便是陈氏所建。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陈氏十世裔孙赞琰、赞志，主持修建大夫宗祠，并完善四周城墙。

每年6月26日的谭公诞辰也很隆重。一连几天，田坑都会举行大型的庆祝活动，谭公神像会被请出在村里“行乡”，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其间，会请戏班唱戏，连唱几天，村民及其亲属都来参加活动，燃放鞭炮庆祝，场面非常壮观。

旧时习俗有其独特的魅力，而今虽然没有往日繁华，但是，田坑城仍然春意盎然，炊烟袅袅，绿树繁花。

春光如此美，春天就来一趟南山之旅，呼吸草木清香，品尝一顿古城边上石壁潭村用柴火烹饪的佳肴。

希望的田野

□ 汤青 摄



无边的雨无声飘落
它从苍茫里飘来
又飘向苍茫
匆匆地、悄悄地划过
我空洞的眼神

雨滴跳到我手上
落在我脸上
电流般的触感，丝丝凉意透心
一如我闪念而过的
当初的心境

其实那天的雨是无辜的
那是春天的雨
带着花香的雨
顶多有点清凉
那时吐绿的梧桐刚苏醒
我也刚来到那方天地
就看见了你

雨水穿过迷雾而来
就像我
看一切都不甚分明
只靠着涩涩的、怅怅的心情
迷茫地、好奇地
打量这个世界

就是在那时候
我的眼前一亮
那是你的回眸一笑绽放
照亮我迷蒙的天空
从此我决意告别少年时光
开始憧憬未来

然而你的出现
只是为了那一场相遇?
匆匆的，相遇又分开
预想该有的别后重逢
终究没有到来
岁月把往事沉淀成追忆
直到，连是否要相见
都迟疑、淡然……

此后无数次的季节轮回
伴随着无奈的伤春悲秋
历历往事中
感叹我们擦肩而过的青春
它如今还留在
昏黄的灯下
和那一场，无声的雨中

他和她

□ 秦景棉

她回味着两人出门前的那一刻，她明镜读懂了他的眼神，却还是有些忐忑，这源于她的不自信，她是中学老师，他是大学教授，她总觉得两人在学识上差距太大。她一会儿怀疑自己的感觉，一会儿又坚信自己的判断。她拿起手机发微信，问他“到家了吗”。她退休后除了喜欢读书，还喜欢书法绘画摄影。一贯含蓄矜持的她，借助微信把自己临摹的楷书、画的山水、还有摄影作品分享给他，连同对他的倾慕。

微信发出去了，她再无心思看书。攥着手机，一会儿看看，一会儿再看看，她去厨房烧开水，也是机不离手。然而，掌中物一直哑巴着，默不作声。晚上睡觉前，她再一次查看手机，依然毫无动静。她突然意识到，自己突兀了，莽撞了，怎么能把当面羞于拿出手的习作发给他呢？那不是臭显摆吗？她反感嘚瑟的人，竟然还效仿。太跌份！太丢人！太有失自尊！

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越想越生气，越想越无地自容。她恨自己，面对其他男士的示爱，无动于衷，坚决拒绝。怎么他的一个眼神，就降服了她，这太轻浮了。

第二天，她收拾了几件替换衣服，乘高铁去深圳了。她想找姐姐玩几天，尽快甩掉心中的不快和屈辱。她走前叮嘱表妹过来住，替她浇花、喂鱼，并按照惯例，她把钥匙放在了老地方。

再说他收到她的微信后，被突降的幸福砸晕了。他找她织补毛衣是事实，更是借口。他知道她的性格，不敢贸然提出，便试探性地用眼神表白，她立马领神会。他乐得不知所措，心里似有甘泉“咕噜噜”向外冒。他即刻去了

超市，采购鱼、虾、肉、水果等。他明天就去找她，为她炖排骨，做油焖大虾、清蒸鲈鱼……

次日，他拎着大包小包来到她家门口，刚敲两下，心扑腾得要从嗓子眼蹦出来。门开了，不是她，而是她的表妹。他失望至极，刚要走，却被拦住了。“应该是准姐夫了！进来吧。”这个表妹快人快语，热情大方，以前好像见过他，很快就和他熟络了。表妹暗暗佩服表姐的眼力。

几天后，她从深圳回来了。走进小区，远远看到表妹和他从单元门出来了，她停脚步，心里一阵慌乱。表妹和他又说又笑，老熟人似的，还为他拍打着身上的什么，他们居然没有发现她。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她如坠雾中。

打开门，客厅放着两杯未喝完的咖啡，厨房放着两盖帘饺子。她愣在那里，这是表妹和他刚刚包的？这期间发生了什么？我和他几十年风平浪静，难道表妹？她推开门，楼下有一棵桃树，枝头花开繁茂，热烈而妩媚，像极了表妹的性格。她承认，美貌是一封公开的推荐信，也许一直独身的表妹更适合他。想到这里，不争气的眼泪涌出眼窝。从小，表妹就爱和她抢东西，她处处让着表妹，心甘情愿。这一次，也是第一次，在她心里恨恨地说，你个疯丫头！

听到钥匙开门的声音，她慌忙去了卫生间。表妹看到拉杆箱，高兴地叫：“表姐回来了！”她勉强笑笑说：“回来了。你们坐，我出去买瓶醋，家里没醋了。”

表妹说：“我们刚买回来，还买了一大堆好吃的。他听我说你今天回来，专门跑过来为你包饺子接风。你为什么一直关机？可把他急坏了！”

早春时候，有一段时间气温还是很低的。夜里睡觉，还不敢将窗户开得很大，怕有冷风进来。早晨起来，在背阴的地方，还能看到厚厚的霜。虽然阳光照过来，那层貌似很厚的霜很快就消失不见了，但还是能让人感觉到霜的冷意。到了惊蛰，气温一下子升上来了，冬衣不用穿了，外出的人也感觉轻松了些。冬天还犹犹豫豫的梅花，一下子开满了枝头。这些年，红梅是最常见的，红梅开了，嫣然的红夹在仍然枯瘦的草木间，那种鲜艳的胭脂色，太骄傲了，恍若大地不知所措的羞涩，也只有在早春，我们才能切地感知到大地的那点羞赧。春到人间，梅花是最早知道的。

前段时间，断断续续下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雨。早春的雨有寒意，可下着下着，便由寒而凉了，好像也温和了许多。雨是懂得人情世故的，不愿意与人为难，也不愿意与草木为难。雨刚停，在凤凰山下，就看见有人拎着竹篮在草地上捡地皮菜。那片草地上的地皮菜多，每年雨季，都能看到许多人来捡地皮菜。地皮菜并不是菜，只是一种菌类，久雨之后的草地上最常见。我极喜欢地皮菜，每年都要买一点回来，洗净，切一点新韭，与切碎的蒜子、干红椒一起素炒，绵柔的口感中有些香辣，极可口。地皮菜，算不上是某种草木，但它却是我感知春天到来的一种方式，这也是我喜欢的方式。

雨后，苔藓在地上悄悄地生长，把一片空地涂上红褐、淡黄的颜色，在斜阳里，或是在晨露中，它们是那样醒目。而韭菜、马兰、蒌蒿、芦芽、野水芹、塌苦菜、野蒜之类的野菜，总会在某一段时间段里，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它们感知到了年年相似的春天，又以同样相似的方式告诉我们，它们是春天标注她的某些特点，然后以自己的方式，呈现它的色、香、味，与我们感知这是草木向我们传达的某种感知，不如说是草木给予我们的一种恩典。很多时候，我们对于春天的到来，是从一草一木上感知到的。

天气暖和了，在家里就坐不住了，冬天时搬进家里的多肉植物和兰花，好像也和我们一样，想要回到阳光里，回到自然中。我们是不如草木的。

古城深深处 悠悠草木香

□ 林秋萍

春到人间

□ 章铜胜

据陈氏族谱记载，自明末期至清代中期，八代为官。从第七代至十一代五代人中出现了10个“大夫”，其中清代得“大夫”称号的有9人。

“富奏百万，修治皇河”。大举营造田坑城的九世祖奉政大夫宁斋公，便是人称百年的陈大绩、大名鼎鼎的陈百万。据《惠州府志》记载，雍正至乾隆年间（1726年）的当地闹过几次饥荒。在丙午年间（1726年）的饥荒中，陈百万拿出1500石（60000斤）谷子减价出售；在壬戌年间（1742年）的饥荒中，他拿出600担粮食按户赈给村民；而在1758年—1758年间发生大饥荒时，他发现家中没有余粮之后，竟然还到远方采购粮食赈济乡人。他的乐善好施，在当时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当时的知县陈哲对此大为赞赏，表彰他“尚义先声”，大名由此得来。

笔精墨妙的陈耀东是陈百万的侄孙。他可以说是陈氏家族中众多“大夫”中官运最为亨通的一位。陈耀东还是田坑陈氏录入新版《惠州县志》人物传中唯一的一位“大夫”，“军功加四份，记录十七次”，诰封“奉政大夫”。

田坑城的民俗旧例也与众不同。由于陈氏于南宋时期就迁居惠州，田坑也主属惠州方言系。据传，在清代，田坑城就有这样一个习俗，每年逢重大的节庆时，族人都会在“古城”门前的旗杆上升起大清龙旗。

而今升旗仪式已不复存在，然而陈氏对祖先仍然非常崇敬。时至今日，陈氏繁复的祭祖习俗仍然隆重。

每年6月26日的谭公诞辰也很隆重。一连几天，田坑都会举行大型的庆祝活动，谭公神像会被请出在村里“行乡”，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其间，会请戏班唱戏，连唱几天，村民及其亲属都来参加活动，燃放鞭炮庆祝，场面非常壮观。

旧时习俗有其独特的魅力，而今虽然没有往日繁华，但是，田坑城仍然春意盎然，炊烟袅袅，绿树繁花。

春光如此美，春天就来一趟南山之旅，呼吸草木清香，品尝一顿古城边上石壁潭村用柴火烹饪的佳肴。

利用周末，将家里的二十多盆多肉和十几盆兰花往外搬。搬花是力气活，虽然大盆不多，楼上楼下，来来回回地搬，也费时费力。花盆捧在手里，离得近，会认真地看着它们。在多肉的叶片间，有小如米粒般的嫩芽萌发出了，有长粒，有圆粒，有绿如翡翠，有红似胭脂，有蒙着白白的绒毛，有抹过蜡般的光滑，一盆盆地看来，才知晓，每一株植物，在春天都是最敏感的。

栽兰花的盆里，去年冬天都盖上了一层干枯的松针，既蓬松保暖，又能透气。紫砂盆被褐色的松针覆盖着，只是偶尔会看看它们的叶子。特别是清洗之后的兰叶，飘逸的姿态，衬着粉白的墙，还是耐看的。小心翼翼地搬动兰花，怕伤及它们的叶子。在搬动一盆小的春兰时，闻到一股熟悉的兰花香，仔细一看，那盆春兰抽出一枝花茎，已经开了一朵，这段时间一直没注意到。于是，留下那盆春兰，将它放在茶几上。一个人闲坐在沙发上时，会远远地看着它。靠在沙发上看书的时候，偶尔会隐隐地感觉到有兰花的香味飘来，这种似有似无的感觉，像极了早春时的某种氛围，犹疑地带着一点点试探的感觉。春天在试探熟悉的人间，还是在试探我们的耐性呢？

大地上的草木，和春天是天然相亲的，它们欢迎春天，也是以最真诚的方式感知春天。滴水崖下池塘里的水活泛起来了，水中有了绿意，水草在清浅的水底蔓延开来。凤丹抽出嫩枝，开始展开叶片，嫩枝上顶着一个个桃形的花铃。凤丹的嫩枝、新叶、花铃一天一个样子，不到清明，便要开花了。河边的迎春，已经开出一些黄色的花，那些花会一天天稠密起来，直到开满枝条。辛夷的花苞是指向蓝天的，像蘸满墨水的笔，在微风里轻颤，它们会为我们写下一些什么，我们能读懂它们所感知到的春天吗？

春天里的草木，真是可爱，它们那样真诚地展开自己，把心中的那份感知，以自己的方式告诉我们，而在很多时候，我们却没有注意到它们在春天里的某些表达。在感知春天上，有时我们是不如草木的。